聯合畫報社出版
發行人：司徒華
主編：舒宗僑
社址：重慶保安路二一一號
發行所：聯合出版社
重慶保安路二一一號
電報掛號：三二七二
電話：四一八九四
定價：零售每份四〇元　三月一二〇元　半年二四〇元　全年四八〇元
印刷者：文化建設印務局
辦事處：儲奇門行街二二八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八二二二號
中華郵政登記第一類新聞紙
東川郵政局執照第八二三號

聯合畫報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廿八日

第九十期

（本期一張半）

本期重要目錄
希特勒四面楚歌
史迪威將軍出巡緬北
太平洋上的勝利
中美籃球比賽剪影
文化工人從軍
第二戰場花絮錄
美國傘兵在歐洲降落
英國軍官參加美軍
飛機搶救傷兵
美戰地記者向何部長致敬
美替蘇聯建造火車機頭
距離目標六十秒
讀畫隨筆　黃　茅
布肯維爾前線寫景
北冰洋護航記（續）　魯　珣譯

希特勒四面遇敵

希特勒除了在東線西線以及義大利方面受到威脅外，最近復隨波刺索而添了一重國內敵人的威脅，德國地下電台已宣佈反希特勒之運動，正在推進中。四面遇敵的希特勒，在這種形勢下，很難苟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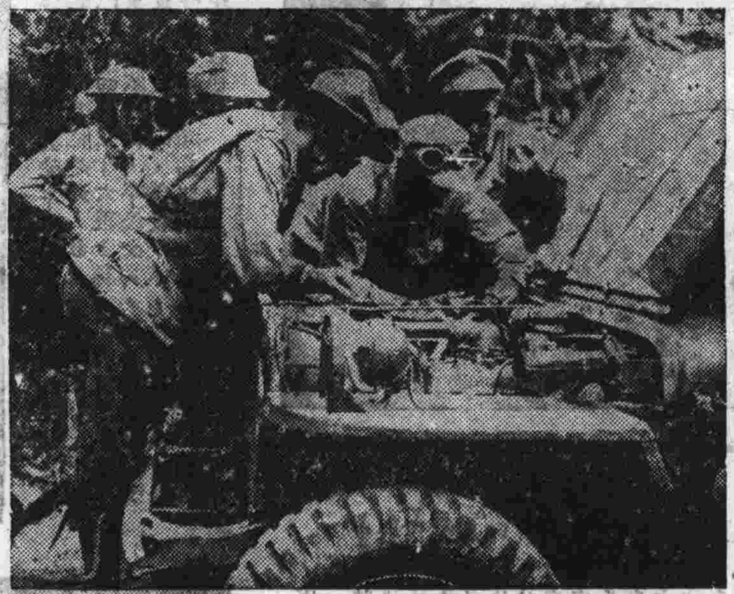
下圖是在法境內攻佔聖羅之美軍，向新目的地挺進時之狀況。

★義境盟軍挺進★

在義大利境內之盟軍，經過相當激烈之戰鬥，已擊潰德軍頑強抵抗，佔領萊禽及阿科那兩重要海軍港灣，（上圖為向該二地進軍中之盟國士兵）目前義境內氣候轉佳，盟軍在此一戰綫上，將有更大之進展。

★太平洋上的勝利

塞班之役，據尼米茲上將所發表之公報稱，在島上埋葬之日寇屍體，達一七．七九三具之多，俘獲者不可勝數，下圖為被俘日寇之一部。塞班及其附近海洋中之戰爭，予日寇以嚴重打擊，法西斯東條內閣因而瓦解，小磯繼起組閣，已正式解釋不變其侵略政策，但美軍於塞班日寇就殲後，立即進攻關島，作進一步之躍進，其勢不可或抑，吾人鑒於關島幅員廣闊，防務堅固，預料此一惡戰，必甚激烈，但美軍聲勢浩大，必將獲得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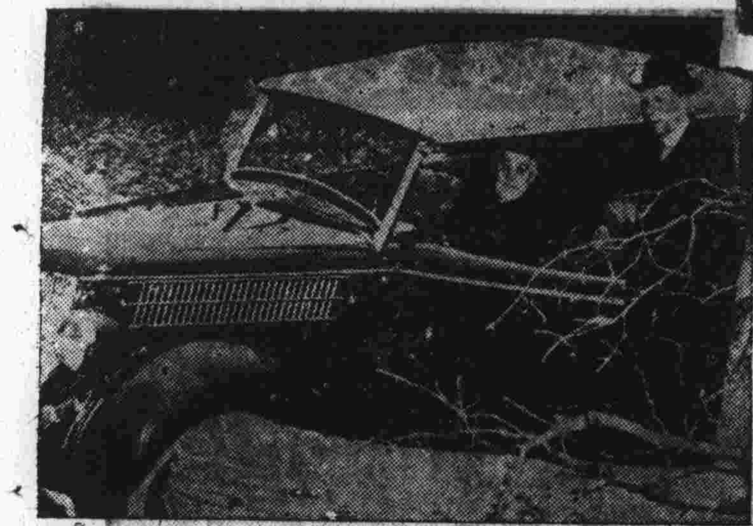


緬北行

中印緬區美軍總司令史迪威將軍（左前）不時出巡緬北前線，對所部獎勉有加，指示得宜，論者認為此亦勝利之重要因素，圖示史迪威將軍之印度衛士（戴有風鏡者），正在森林中為將軍修理吉浦車，準備向最前線行進。

孟加路上

緬境中國軍隊會師孟拱加邁，造成一頁光榮戰史，關中一位中國士兵正在解下拖軍當車之馬四，將該車製於坦克車上，由坦克車拖曳軍需，穿越叢林荊棘，接濟前方士兵。



★木料的選擇

羅斯福大總統（坐車中者）與紐約州立森林學院之納爾生．C．布郎教授，正在選擇大總統在海德公園私邸中之木材，備作造船之用，圖中正預備運送入廠之樹，為最佳之橡樹。

★光榮的服裝

美國戰事記者J．雷萊．奧沙立文（右）在中國戰場上担任記者工作多年，曾參於多次轟炸日寇之飛行，正向何應欽部長致敬，彼穿着七十八師軍裝，係中國當局為表揚其報導功績而頒給者，彼乃接受中國政府「武裝同志」階級之第一名外國人士。

「巴佐卡」的威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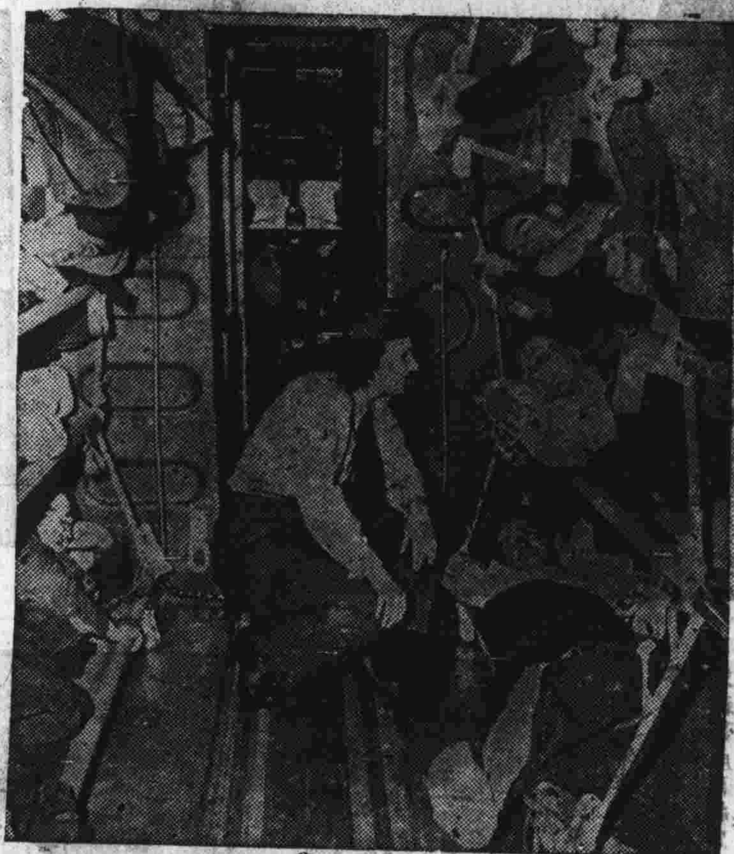
「巴佐卡」之威力，不亞於迫擊砲，為盟軍攻擊敵方坦克，機關槍座等之利器，圖中左端一士兵正在以「巴佐卡」射擊德軍之瞭望哨工事，頗能發揮效力。

替蘇聯造的火車機頭

美國為蘇聯建造火車機頭八百輛，圖中為落成之第一輛，由紅軍盧登科中將行揭幕禮，盧登科中將正在高呼「勝利萬歲！」在旁者（左至右）為美國防運輸局指導楊格少將及拉頓機製造廠主席拉爾夫蘭萊。

★傷而不死：飛機搶救傷兵★

在最激烈的戰鬥中，士兵如果知道受傷後死亡的可能性很小，必定肯奮身作戰，勇往直前，因此這次戰爭中，軍醫設備有空前之改良，受傷者的可以在戰地醫院中治療，重的由飛機迅速運往後方醫院救治，上圖為傷者被抬入運輸機時之情形，下圖為飛行看護照料機中傷病者之情形，每一救傷飛機中，有醫師一、看護一，可容傷病者至少十八人。



B—二十四的科學用途

這裏一架B—二十四解放式轟炸機，曾經完成一千零五十八小時的戰鬥飛行，擊落過二十三架德國戰鬥機，正在繞着煙火瀰漫的維蘇埃斯火山飛行，載着科學家們觀察這火山的噴火情形。

保護美國轟炸機的英國戰鬥員

英國皇家空軍的雷蒙德．H．哈立斯隊長（左）和新西蘭的W．V．克勞福特．康普頓隊長曾保護美國轟炸機出襲納粹佔領下之歐洲，前後百次以上，目前彼等正在美作演說旅行。

綜合攝影旅行

第二戰場花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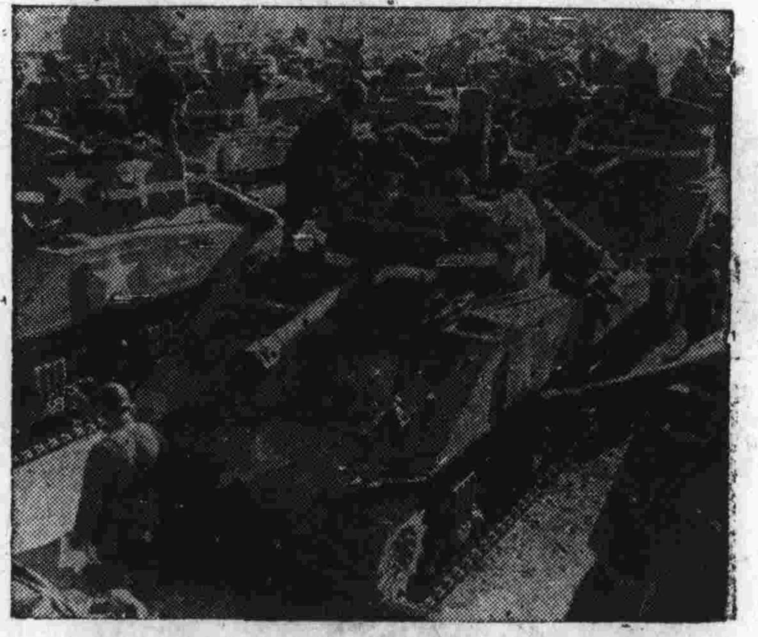
第二戰場上的戰鬥，從六月六日開始，一直都是勝利地推進着，誠如某記者在分析艾森豪威爾將軍戰略文字中所云，盟軍在第一隻登陸艇駛向法國北部海岸去時，對勝利已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這開闢第二戰場的準備，由來已久，右圖是一年前一些美國士兵在英國某地受進攻突擊訓練時的情形，他們現在正和德寇在肉搏着。左圖是受過相當訓練後之美國傘兵，第一次飛臨歐洲上空，正預備下跳之一刹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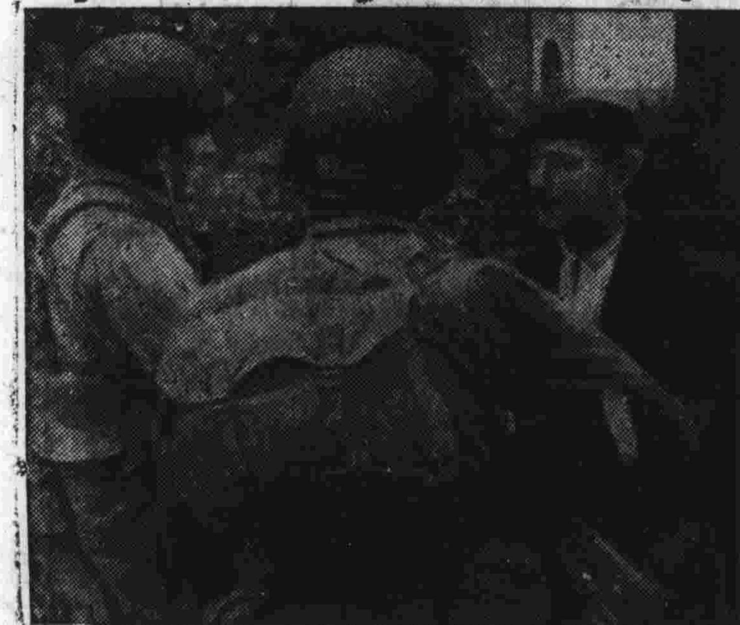
★ ★ ★ ★

勞拔特·S·約翰生上尉，是美國出英雄的奧克拉哈馬人，他駕着霹靂式戰鬥機，在戰鬥中擊落二十七架敵機，較上次大戰中之空中英雄艾弟·里肯巴凱爾所造成之紀錄，猶多一架。

不少英國軍官，參加美國空軍中，學習並研究美空軍作戰方式，美國亦有同樣之交換軍官，參加英國部隊，庶收共同研究改良之功，上圖為艾森豪威爾將軍（右）與美傘兵隊中之英聯絡軍官晤談之情形。



雪門將軍坦克（上圖）為陸上進攻之先鋒，A—二〇掠奪式輕型進攻用轟炸機（下圖）為空中掃盪之巨臂，它們在這次第二戰場上，建功至鉅，予敵人之創傷亦大。上圖為坦克隊出發前，美兵將必需之供應自車頂塔口裝入之狀況，下圖為A—二〇二式機轟炸中敵據點後之情形。



法國人民，久盼解放軍隊之來臨，上圖二法國兒童，正接受美傘兵之口香糖，且娓娓陳述被壓迫之苦痛，左圖中一法國居民，正將重要之消息，報告在法境敵後降落之美國傘兵。

美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杜魯門

美國參議員兼參院調查委員會主席杜魯門最近因得堅決反對華萊士之南部人士投票擁護，壓倒華萊士，被民主黨選為羅斯福總統四次競選中之副總統。杜氏生長於距堪薩斯城十五哩之貴克遜驛，勇敢堅毅，為民主黨中要角，亦為美國最有効用之官吏中之一員。

為復國而戰鬥

在義大利境內，為復國而戰鬥的歐洲人民，正在打擊公共敵人——納粹德國。左圖為與英軍同向羅馬進軍之波蘭軍，彼等在卡西諾一役中，攻佔卡西諾山上之教寺，頗著英名（下圖為空中攝得教寺上英波國旗飄揚之情況）。

★文化工人投軍★

中央信託局印製處重慶印刷廠技工張義鈿，學工杜詩至，吳良斌，李嵐謝，歐瓘，張俊逐，陶求鈺等七人參加遠征軍，體格檢查及格，該廠廠長麋文溶氏致詞歡送。（中央社攝）

中美籃球比賽剪影

七月十六日中華籃球隊與美陸軍籃球隊假川東師範作友誼籃球比賽，右圖為兩隊隊長握手時之情形。（本報攝）

是日參加中華隊隊員，均為全國菁華，出席世運之國手，表演極其精彩，陣容之嚴整，為年來所無，左圖為中華隊隊員鄭大光躍起投籃時之姿勢。（本報攝）

比賽時，美陸軍球隊中出席世運及全美競賽之名手，未能趕到，故呈一面倒之勢，中華隊以八十四比三十六獲全勝，但美陸軍球隊隊員勇氣並不稍餒，卒終全局，雖為敗軍，仍受觀眾熱烈之鼓掌，每投一球，輒引起熱烈掌聲及呼聲，情形頗為熱鬧，圖為美軍投籃之狀。（中央社攝）

重慶球迷，聞風而來者，達四千餘人，川東師範球場，為之擁塞，球賽幾致因而中輟。左圖中觀眾在球場外圍爬上足球架遠眺戰況，觀眾擁擠之情形，可見一般。（中央社攝）

布青維爾前線寫景

譯自五月三日新聞週刊

在太平洋的一個新聞週刊的戰地記者威廉協甫（William Hipple）不斷傳達着島嶼躍進的捷訊。三個星期之前他在安尼維吐克，兩個星期之前才到丁搭拉瓦，上星期他到了布肯維爾，他還曾在那炎熱的，叢林密佈的島嶼中度生活。在那裏，被隔絕了的日本守軍向美軍的新類陣地作自我犧牲的攻擊。

布肯維爾的夜是漆黑而漫長的，佈滿了嘈雜的聲音，當你在叢林裏的空地上，躺在帆布床上的時候，會感受到很難受的，四種不同的青蛙在叢林各種怪聲。一種在笑，一種在哭，一種在顫聲高歌，還有各式各樣的第四種聲其呻吟戀歌極進你的耳鼓。蟋蟀整夜在鳴。空地的號角鳥（Hornbill）急展其翅膀翻翔翱翔樹木之間，還有具鼠尾般的尾巴的美洲鸚在嘀叫。

因爲士兵們幸運地能夠聆聽無線電播音，故一直至下午九時四十五分，你會不時地聽到從本地的小電台Waso（佈肯維爾的呼號）播出耳熟的平克勞斯貝或戴納黛賓唱片中的哀歌。

大砲來了。大半天它悶歇地轟擊著，但到晚上，大約八點鐘的時候，日軍的發砲開始發響。我們的砲隊在還擊，它在頭上飛過的吼聲告訴你它是我們的砲聲，兩種砲聲的二重奏稍停一會兒，你即刻就聽到青蛙又在高歌了，笑的，哭的，顫聲的，哀泣的。

大砲瘋轟了兩小時，然後間歇地發射，直至太陽將出的時光，他將乘猛轟，叢林中的號聲自開天闢地便有了，但大砲的二重奏是從三月八日才開始的。雖然在整個太平洋的戰爭過程中來說，這個布肯維爾的戰場是不大重要的，然而它畢竟是一個激烈的，驚人的，對敵寒的人也是最危險不過的任務。

有價值的周邊

兩個陸軍師圍守着一個半月形的周邊，透中部布肯維爾之西的奧格斯塔皇后灣，其位置及大小約略與我們在羅馬的灘頭陣地相彷彿。這個周邊廣闊十六英里，其最廣處爲六英里半，其狹幾近地亦約六英里半。關，這就是我們在一個一百一十英里長，二十乃至三十五里寬的島上所據守的地區。

然而，這一切已夠省力部隊底辛勞了，它給我們三個飛機場，自從十一月一日登陸以後便將這三個場子興築起來，這三個機場一面在海濱上的托羅金納，充作戰鬥機，偵察轟炸機，和運輸機之用，其他兩個則在一個名叫比華的地方，這兩個機場在打開拉布爾門戶之襲擊中担負重要的任務，距拉布爾僅二百四十英里。它們的工作，到現在已經將近完成了，但是島上仍有日人二萬以上，他們是祖傳頑固的。

難以洗雪的恥辱

他們主要的部隊爲陸軍第六師團，據云是參加過南京的，爲業中將所指揮，最近他對其部隊發出抒情詩般的命令：

「爲我瓜島以來之恥辱復仇，
是我們至尊無上的天職。
攻擊，攻擊，再攻擊，
務使敵人低頭至萬世。
誓以美國鬼子血，
染紅我們名聞天下的臂章。
我似在托羅金納灣上勝利的呼聲，
將震動日本的海岸。
我們是無敵的。
沒有人可與我們抗衡。
欲達到目的必須經常攻擊，
直至將敵人殲滅。
我們不能有怠意，
小心與慎重是不會帶來悲慘的。
堪頗苦幹，忍受痛楚。
我們的羞恥將給我們以力量。
保護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光榮。」

戰場實況

第一海軍陸戰隊。在羅脊爾少將指揮之下，漸漸地將灘頭陣地和現佔的大半擴展着，直至十二月十五日由第十四師的指揮官格里斯伍特少將的部隊開來接防爲止。隨着，展開的巡邏隊活動深入敵人防線，斐濟土人的偵察大隊，在新西蘭的軍官領導下，已組成壯觀的巡邏部隊，有時在敵後逗留數月之久。

其時，日方開始蠢集人馬並備砲隊，由各路開往南部，圖毀我飛機及阻我巡邏隊。他們將大砲和彈藥結隊駄穿叢林開近我們的周邊來。這是三月八日開始的情況。

在北面及東面的日本砲隊爲許多十五公分口徑的大砲組合而成，這些大砲相當於我們的155m.m.。在西面，他們所有的多半是七十五公厘口徑的山砲。

日本砲兵的主要目標是比華，他們毀壞了我們幾架飛機和毀壞了我們一些噴火器，然而這些武器立即便補充過來，這個機場始終未曾失其效用，而我們的飛機之所以有時暫離者不過爲了這裏不十分需要大量的空軍威力時，無需留此作攝失飛機的冒險罷了。

從三月八日起日本步兵數度想突破我們的防線，他們曾向峻峭山地猛攻或攀高開拓地帶，佔領過我們數間哨舍或機槍巢，但反攻立即將其擊退，他們只能佔據一兩天而已。死亡在沿我們防線的鐵絲網的第二線附近的日兵，從三月八日起計共達二千四百名，這只是有限的死亡，並未將被大砲和飛機殺死的計入。總計日兵死傷當在五千名左右。而我們的死亡還不及二百名呢。

日軍整個與外間隔絕，但他們的給養倒經營得很好。戰死的以及俘獲的都是強壯豐滿，他們在很多扇形地帶裏，成了菜園園丁，種植起馬鈴薯，甘藷，葡萄，和扁豆。至於肉食……正如本十八一般……他們也許食美洲鼴，這種美洲鼴我們的丘八是不食的。

大家都揣測到砲火即將更烈，美軍士兵都在地道下等候着。他們整天在打紙牌，擲骰，話家常，看看偵探小說，在弟兄們站崗的哨孔寫寫信等。

每天，海軍突擊隊員和軍事工程師們都沿懸崖絕壁的小道和穿過叢林在築路……使關的公路以使能迅速通達防線之險要據點。

黑夜來了，雙方的砲火又漸漸猛烈起來。士兵們都蹲伏在洞裏。他們聽着想作一睡，而我們的大砲正在頭上向日方爆擊，而日方大砲亦正在頭上掠過。蚊和臭蟲開始在刺的刺，咬的咬。日方士兵又開始向我們防線摸進來。那些笨拙的青蛙又在叫了。

鷹和鼴鼠

俄伊凡・克里洛夫著　何公超譯

別人的忠告，值得聽聽，
就是卑微人說的話，也要留神。

在一個離開人間很遠的森林裏，有一天，一隻鷹和他的妻子從老遠的地方飛來，要在這裏找一個棲身之處。他們選定了一棵很高很大的橡樹，就在那上面築起窠來。他的妻子就要產卵了，小鷹兒一出世，這一家就可以在新窠裏度過一個長夏。

鼴鼠一聽到這消息，就去警告那鳥類之王。「這棵橡樹是不能作爲安身之所的。牠的根差不多已經爛透，整棵的樹隨時可以倒掉，你們最好是不要住在這兒。」

哼！堂堂鳥王難道要你鼴鼠來教訓？住在洞裏的區區一隻鼴鼠—鳥王的銳利的眼光難道不及你的？而且誰請你來干與國王的事？他不顧和這鼴鼠多說話。他瞧不起這位蹩脚顧問。因此就自管自築起窠來。而且當天就把全家搬來了。

但是，有一天早晨，當他在外面獵得了許多食物，高高興興地回家的時候，他看到那棵橡樹完全倒在地上了，他的妻子和兒女都已摔死。這時候，他的悲痛是無法形容的。

「天啊！我不聽別人的話，以致遭到這樣的慘禍。但是，還眞是奇怪，一隻鼴鼠的意見，怎麼會這樣正確呢？」

「因爲你瞧不起我」，謙卑的鼴鼠回答說，「你就沒有仔細一想我說的話。我是在地底下打洞的，所以與樹根非常接近。一棵樹是健壯還是腐爛，我是最清楚的，誰也比我不上。」

北冰洋護航記（續）

聯合書稿　魯詢譯

作者方準備到餐室中用早餐，突聞見遠處了紙片響的天際，蘇聯機羣正將翼迎面而來，乃急取海軍用之長望遠鏡，仔細觀望，來機半屬極快速之颶風式，此即英國所用以援助盟友者，半屬輕捷之蘇聯戰鬥格斯式，甲板上，大夥兒很興奮地將身上笨重的橡皮衣着剝下，忙着預備登陸。

餐室中，夥伴們狼吞虎嚥，痛快地喫着葡萄及烤麵包，還爭着搶雞蛋來喫，正與鬧間，轟然一聲，一枚五百五十磅的炸彈，在餐室門外爆發，夥伴們驚得彼此瞪視着，接着神魂稍定，一齊衝出甲板，各站崗位應戰。

偷襲的係敵斯吐卡式一縱隊機羣，飛行極迅速，各艦砲火尚未及放，刹那間，即已飛越而過，總算最後又讓它僥倖了一次！

船艦向柯納海口魚貫續駛，再旁海岸下駛，望摩爾曼斯克進發，領港係兩位蘇聯潛艇官佐，他們操着僵硬的英語，同船上的官員交談着，自謂一星期以前，曾在某潛艇服役，在貝法莫口外，用魚雷擊沉德國運輸艦三艘，艦上德兵員均作了海底枉死鬼，其中比較年青的一位蘇聯盟友，自云母及三兄早亡，其父現亦不知在何處，言下若不勝其悲者，至是此位年青蘇聯盟友，乃翻身至下層甲板，取咖啡而飲，飲畢，復至上層甲板，頻頻以頭向船尾探索納粹敵機的蹤跡。

作者礦巧輪到舵機當班，乃盡量賣力，向穆爾曼斯克港口進發。

我們本來預期在蘇聯內河中，找一隱蔽地點，但現已覺得是不可能的了，因爲我們現在所處的港，離所謂「中立」的小邦芬蘭前線，不過只有六十五英哩光景，德機羣仍不時往返來襲。

由于海面濃霧瀰佈，我們乘機獲得了一日的安寧，在穆爾曼斯克上流拋錨，等候駛進軍火船塢，俾入塢卸除裝備，武裝士兵及陸戰隊均係由前線退下的傷兵。

碼頭工人中，尚雜有女工，她們也辛勤地搬運着，仰望着鹵盧色的天際，夥伴們自在地吁着氣，大功已告成啦，心上的一塊石頭，該可放下了，在穆爾曼斯克船塢，卸貨時僅碰到一次空襲，敵機來時，高射槍砲怒吼着，天空中交織着火網，我們成爲被保護的中心人物。

船艦在一個下雨的黃昏，離開軍火船塢，駛到對岸拋錨；次日，盧又駛入總起卸塢。

作者乃又親掌舵機，向對岸進發，突然間觸中水雷一枚。

魚雷觸中部份，在船尾第四號及第五號貨艙當中，正當炸藥儲藏地點，但觸中時，震動極劇烈，在船橋部份的夥伴們，說並不覺得怎樣利害，夥伴們彼此相顧驚愕着，不知怎樣辦才好，神經不由得都緊張起來。

舵輪從作者手中，飛旋得幾乎跳起來，頰部險些兒被碰傷，那位面部棕黃的蘇聯領港盟友，在大戰前，曾當過英商船船長，他探進舵機室門首，問我是否能控制舵輪，「不行啦，控制不住啊！」

舵機確已損壞，船長趕緊叫人找大副命他從速測量水深，大副返報，謂中甲板幾部，業已進水，四副在船橋上，手中緊握着纜繩，大聲叫着：「水深十五呎，備直摸不着底啦！」

這時河水突高漲十一英尺，河中水流湍急，船身設法使船首面迎着急流，一面下令拋錨，大副同夥伴飛跑至船首，錨被拋下去，錨鍊拖長一百零五噚。

船身沉得很快，蘇聯拖船及巡邏艇，飛駛過來，協同設法施救，在河對岸停泊的英國掃雷艦隊，也迅速地放下汽艇及小船，趕過來幫忙，百忙中，船長仍叫在船首繼續值班。

船上派出連作者一共五個夥伴，幫同施救，蘇聯盟友一方面派遣緊急救護各艙內的坦克車拖出，船面各船艇卸機，先搶着將纜繩雷時，那位蘇聯引港盟友，緊抓住船橋欄杆，面色由白轉青，難看極了，的確啦，在這前線吃緊的當兒，我們這艘船果因中雷而終致不幸沉沒，該爲怎樣慘重的一個損失。

船副把鐵鏈繫在一艘拖船上，跟着，我也照樣繫一根在另外一艘上，我們希望不管錨及錨鍊置於怎樣拖累，無論如何總要設法把船移至對岸。

船尾抵着河底深陷于沙泥中，錨索也抵不住壓力的拖曳，拖船弄得沒有辦法，只好把鐵鏈解開，這時水逐漸漫至中甲板上，浪花濺進輪機室及船橋。

尼米茲之子

任潛水艇艇長

美國太平洋艦隊總司令尼米茲的兒子契斯特尼米茲也是個海軍將門之子，也的確很不錯，今年二月間已因功擢昇爲潛水艇的艇長，有人問他昇爲艇長感想如何？小尼米茲說：「任務一定更加艱重了」。據他的上司講，小尼米茲的成就絲毫沒有憑藉他父親的聲望。尼米茲艇長說他對日作戰最有趣的經驗是遇到一艘日本船七艘護衛艦的一次，這時候他的艇上已只留下了兩枚魚雷，他說：「當時我們白天無法接近它們。我們本來就在向本國開行，因此我們就開足速率，向那條最大的敵船駛去，向它放出兩個魚雷，以後就不等着他是否遭受損失，逕往基地開行。」